

时评

“+书店”:让实体书店生存空间更加宽阔

□赵强

近年来,对于实体书店生存与发展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步。当众多的实体书店普遍接受了“书店+”的经营模式后,生存环境有了明显改善,但是并没有出现大的逆转。相当多的实体书店,还在为更好地生存而不遗余力地拼搏。不过,当笔者看到近日一则来自上海的新闻,报道上海大隐书局近年来开一家火一家,这不由得引发了笔者的浓厚兴趣。该书局负责人坦言,他们的生存之道是“+书店”。

这不仅仅是“书店”与符号的顺序颠倒,其实还是书店背后的生存与发展的神奇密码。据悉,新近开业的美兰湖畔·大隐书局,主打家庭式阅读生活方式,营造集“图书阅读+音乐教育+生活美学+主题餐饮”于一体的复合业态,全年将举办音乐教育、儿童阅读、艺术普及、亲子活动、主题展览等百余场文化活动。

如果仔细探究一下,就会发现,大隐书局的这家新店早已颠覆了人们对实体书店的普遍认知:即书店以书为主,其他诸如咖啡、培训、演讲会、分享会、展览等都是+的产物,这正是目前各个书店普遍采用的“书店+”模式。

而大隐书局目前的运作,显然是领先于业内一步:从“书店+”,一跃成为“+书店”。如新开业的美兰湖畔·大隐书局,就包含“一店一馆一中心”的创新业态。

笔者以为,“+书店”模式不是缩小图书的经营,而是图书经营与其他文化产品经营同频共振,相互依存,相互借力,相互壮大。具体来说,还是以书店为轴心,让书店成为无界融合的文化空间,跨文化、跨商业、跨业态。

“店”即书店,除了约2万种图书,还优选全球30多家品牌,包括迪士尼、华纳、宝可梦、小王子、彼得兔、万代等3000多种全球知名IP周边产品;“馆”即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馆,读者支付100元押金便可办理借阅卡,每次可借阅3本图书,日均入馆约2500人次;“中心”则为大隐书局携手雅马哈钢琴打造的“大隐音乐中心”,既有钢琴、架子鼓、吉他等乐器售卖,也有共享琴房、音乐教室,为周边家庭、往来读者提供更多元的文化体验和更多样的消费可能。

那么,“+书店”的核心为何呢?从大隐书局近年来开办的10多家书店来看,无不体现这一崭新超前的经营理念。该店总经理认为,要让书香持续,书店经营必须是可持续的,书店的阅读氛围不止

于图书本身,而是要营造一种生态,集合更多文化内容、商业资源,让更多人愿意在这个空间停留更多时间,就会自然而然接触更多阅读资源。

换言之,大隐书局吹响的是以图书为载体,以书店为场域的“文化+商业”的扩圈集合号。因为多年前笔者到访过大隐书局在上海的第一家书店武康路店,所以一直关注该店的每一次华丽转身。应该说,这家书店的每一家新店都不是老店的简单复制,而是结合更多在地域文化特色,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书店文化。该店致力于打造“都市化的学习中心、多元化的文化体验、互动式的交流空间”,建设融阅读分享、文化体验、文艺演出、艺术展览、创意手作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跨界、融合、多元的文化空间。

可见,大隐书局的经营版图,早已突破了围着图书转的“图书+”模式,而是一种围绕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,将文化做足、做精、做深。笔者注意到,由于大隐书局的影响力,共有200多个全球文化、演艺名人到访。

这能让书店的经营视野更加宽广,扩大书店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,从而改善所在地的文化氛围,提升人们的精神面貌。

笔者以为,“+书店”模式不是缩小图书的经营,而是图书经营与其他文化产品经营同频共振,相互依存,相互借力,相互壮大。具体来说,还是以书店为轴心,让书店成为无界融合的文化空间,跨文化、跨商业、跨业态。这从北京众多实体书店的经营格局——三分之一来源于阅读空间,三分之二来源于其他文化空间,也可以说明这一书店经营模式的发展趋势。

“+书店”模式的成功探索说明,实体书店只有自觉地充当公共文化服务商的角色,才会有效地融入所在地的公共文化空间,利用实体书店的文化空间优势,可以和其他商业业态融合,共同发展。

可以说,实体书店打造多元化的文化空间,是实体书店突破生存窘境的有效路径之一。

江边论道

强不知以为知与扭曲的舆论场

□江作苏



明代寓言小品《雪涛小说》中有一则故事,是讲某位居于北方并不认识南方菱角的人,在与别人闲聊时强不知以为知,信口乱说菱角“前山后山,何地不有”。

奇了,水田作物何时变成山上之果实?一时为人哂笑。类似这种北人食菱的故事,现在天天发生在互联网上。由于网络的开放性,发言的成本极低,而一旦有人发言成癖好,不说过瘾时,就变成了有几分强不知以为知的味道,直至把一点点话题放大到一大篇,加入许多连自己也并不了解的知识内容,大大地发挥一番,甚至串成链条,无怪人们讥讽此类人“真不知其口水菱角有几多”。

由于当代人普遍具有路径依赖的弱点,特别是对至为便利的移动互联网的依赖,很多人的必须有辨别能力不知不觉消解,以至于当有北人食菱这样的胡诌充斥于屏幕时,也会误以为是真知。如果一般人聚集侃大山时,这样还无所谓,姑妄说之姑妄听之。但是一旦进入大雅之堂,或事关严肃之境时,如果引用北人食菱的说法作为证据,那就滑稽了。所以,不仅学术论文不能将普通网文作为证据,而且连世界各国高校用以检验学生知识水平的毕业论文,所引用的论点和论据,也都不允许运用非专业的搜索引擎上下载的材料,因为商业化的搜索引擎内容具有开放式的修改功能,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进行修改,并不需要提供真正可靠的数据,或者经多方核实。

口水话多还不是危害的全部。当下出现的一些信息或话语,还具有指鹿为马的故意。赵高欲为乱,故意谓鹿为马,居然也就有人顺承,言马以阿顺,形成扭曲的舆论场。在国际舆论场,这种情况尤为严重。不是吗,明明是核污染水,却强说为处理水;明明是别国的内政问题,非要说你家内部的事也是属他管的事。这就不是北人食菱性质的话语了,而是强词夺理,强权为霸。

偏偏总有一帮恶势力相附,某岛有事就是本国有事”这样的牵强说辞居然也可以成为其国策。这就必须让善良的人们不得不清醒对待,在这个芜杂信息充斥的舆论场中,既不要信谣,也不要信恶人的恶人之道,也不能被恶人控制的指鹿为马氛围所左右。

古语有云:“耕田问奴,织当问婢。”苏轼当年引用此语是想强调,耕种的事情种庄稼的农民有真知,织布的事情纺纱的婢女知详情。那些不知就里盲目信奉“知名大师”从而犯低级错误的人,还不如掌握了常识的牧童。今人要想不被互联网上的大V名嘴带节奏,必须要记得:牛在打架时尾巴是夹在两股之间的。如果名人硬要说成或画成掉尾而斗,会被牧童哂为——谬矣!

来论

为“职工24小时读书站”点赞

□周家和

近日,由苏州市总工会和苏州市双塔街道等建设的“职工24小时读书站”亮相苏州街头。该读书站是一处无人值守、24小时开放的城市文化阅读空间,配有多种类型图书,还与图书馆联网,具有自助借书等功能,为市民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。(9月8日《工人日报》)

一般来说,职工读书站都设在一些建筑物内,有人值守,也有固定的开放阅读和借阅的时间。“职工24小时读书站”的最大亮点是单独设在人流量大的临街位置,无人值守,职工可以在站内阅读或通过图书与图书馆联网自助借书。给人的感觉是,职工读书站现在越来越现代化了,职工阅读也越来越便捷了。

毋庸讳言,政府办的公共图书馆拥有海量的优质阅读资源,阅读的环境和设施也是很好的。但由于受到距离和开放时间等影响,前去阅读和借书的人数毕竟会受到一定影响。街头的“职工24小时读书站”就很好弥补了这一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。读者不用关心其几点开门,几点关门,无论是深夜12点,还是凌晨3点,“职工24小时读书站”都敞开着门欢迎你阅读和借书,让许多读者不进图书馆就能享受全天候免费阅读服务。

笔者以为,阅读不仅关系着个人成长,也关系着社会进步和国家的未来。“职工24小时读书站”是工会组织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联手合作,将公共图书馆的优质图书资源通过网络“流动”到了职工身边,让其更好地发挥了社会化服务功能。可以说,此举是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方法上的一种创新,有利于更好地引导职工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,全力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。

有话直说

愿更多文化场馆开启“夜读模式”

□耿银平

9月10日17时,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中文图书区灯火通明,座无虚席。据报道,自9月9日起,该区域开放晚馆,在3月至10月期间延时开放至21时,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借阅和学习需求。(9月12日《北京晚报》)

文化场馆开启“夜读模式”,不少地方已在积极行动。以宁波图书馆为例,开启“夜读模式”一周之后,其单日图书借还那次比暑假期间的最高峰值增长了近1000册次。事实证明,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,只要公共文化机构愿意根据大众文化发展需要,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,及时扩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,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,老百姓“有点疲软”的文化热情,是能够得到“点燃”的。过去,面对“国民阅读率普遍不高”等文化发展瓶颈,我们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国民自身,但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,那就是:很多上班族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,根本无法抽出时间去图书馆借书,而自己下班后,图书馆通常也已关门闭馆。这种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阅读需求之间的脱节,使得借书的机会受限,削弱了公众的阅读热情。因此,可以说,国民阅读率普遍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“图书馆开放时间有限”的影响。

诸多文化发展瓶颈未能及时解决,文化场馆也是有“担当不足”的嫌疑的。这就为文化场馆提出了新的服务要求。这些年,口袋富起来的国人对文化发展和文化服务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多元化、个性化和高水准的新要求。图书馆、美术馆、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思想、开放时间、开放模式,显然不能“一用就是几十年”,而是应该根据公众和时代要求,进行适时调整和改革:强化为民服务的职业内涵,始终坚守为公众提供精美精神食粮的初心使命,及时破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“预约难”“开放时间有限”等发展难题,满足群众的新需求。

当然,“夜读模式”可能会影响文化场馆工作人员的休息时间。但是,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均属于公共文化机构,公益性和反哺性本就是它应该承担的服务职能。从权责对等的原则来看,老百姓需要什么,公共文化机构就应该提供什么。通过公共文化机构和公众需要的协同共振,栽培更多书香公民,打造优雅的精神地标,助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。

征稿启事

《双周评论》专版关注近期新闻出版广电行业的热点问题和新闻事件,也关注宣传思想战线重大问题和文化宏观政策。本版开设有《时评》《灼见》《来论》《观察》《杂谈》《有话直说》《一家之言》《争鸣》等栏目,单篇一般在600至1500字之间,特别优秀稿件可以适当放宽。欢迎行业人士及广大作者投稿。

投稿邮箱: xwcbpl@163.com



造谣短视频侵蚀人心之善

据央视新闻报道,日前,一段“女外卖员深夜送餐回来车子被偷”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,湖南怀化警方介入此事,展开调查后发现,该视频为自导自演的虚假视频。经警方调查确认,自今年4月起,周某、其丈夫杨某以及自媒体工作者李某三人为吸引流量、赚取经济利益,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多条自导自演的虚假视频,恶意散布谣言、混淆视听。三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,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。

有媒体评论认为,虚构、造谣式的短视频其患无穷,不仅是在挑动社会情绪,甚至可能引发群众惶恐不安。此类短视频是短视频中的“吸血虫”,侵蚀着人心之善,挑动着人性之恶,断不能纵其自由发展。视觉中国

当短视频成为读书入口

□周慧虹

短视频形式的阅读和传统阅读,不见得就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,两者很可能融合并存、互相促进。

短视频时代,许多人的读书生活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。这从最近发布的两个报告中可窥一斑——

一项调查数据显示,过去一年抖音平台上的读书类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65.17%,收藏量同比增长276.14%,直播观看人次则同比增长近一倍。其中,文学类短视频最受关注。

还有就是上海理工大学发布的《短视频时代的阅读研究》,报告公布了两组数字:81.40%的受访者认为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便捷方式,79.65%的受访者认为“短视频声文图兼具的形式,能够帮助我更快、更好地理解看到的内容”。

从当初只能逼迫自己静坐下来,独对一行行文字潜心细读,到如今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,与天南地北的同好者一道沉浸于屏幕书香乐此不疲;从曾经的一拿起手机就读不进书去,到现在拿起手机即开始阅读,凡此改变,体现出的是短视频传播对于大众阅读不容忽视的影响力。

视频,尤其是短视频成为了时下许多人读书的重要入口,这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。对此,尽管有的读书人并不以为然,表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忧虑,但就大多数人而言,依然对之持包容、欢迎态度。大众的这种态

度有其一定道理,应该说,短视频形式的阅读和传统阅读,不见得就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,两者很可能融合并存、互相促进。

的确,短视频内容丰富、互动性强、观看效率高的特点,符合当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。当不少人将短视频作为自己读书的入口,读书即由“自己读”变成了“听人讲”,抑或是“自己读”与“听人讲”有机融合,这么一来,岂非更容易摆脱由传统阅读导致的沉闷、枯燥状态?不仅如此,借助于短视频开启读书之旅,读者更容易找到契合个人口味的好书,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领路人,也更容易因与他人的随时交流、观点碰撞产生新的想法,激发出自身的“输出”欲望,而这对于提升其读书成效无疑大有裨益。

客观来讲,短视频有助于改善大众阅读,可它有个前提,那就是短视频内容要优质。当前,在一大批学者、作家及高度负责的专业领路人的积极参与下,这样的优质短视频内容确实很多,比如,学者止庵自2019年以来,持续介绍卡夫卡、海明威等世界文学大师,相关视频合计阅读量超过了456万;再比如,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路玉明在B站上讲解古代文学经典,其“说红楼”系列精读原著,每集时长10分钟左右,目